

我不要仅仅活着

我要爱

先有爱

然后活着才有意义

——泽尔达给司各特 1919.3

D
e
a
r
a
n
d

t
h
e

d
e
a
r
e
s
t

亲爱的，
和最亲爱的

(美) 菲茨杰拉德 著
泽尔达 译
秦 瞳 译



群书楼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D e a r a n d
t h e
d e a r e s t

亲爱的，
和最亲爱的

(美) 菲茨杰拉德 著
泽尔达
秦 瞳 译



群书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和最亲爱的/(美)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美)

泽尔达·塞尔·菲茨杰拉德(Zelda Sayre Fitzgerald)著;秦瞳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24-12216-9

I. ①亲…II. ①弗… ②泽… ③秦… III. ①书信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9075号

出品人 | 惠西平

总策划 | 宋亚萍

出版统筹 | 关宁

策划编辑 | 韩琳 张启阳

责任编辑 | 王倩 王凌

整体设计 | 哲峰



亲爱的,和最亲爱的

作者 (美)菲茨杰拉德

泽尔达

译者 秦瞳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刷 西安印刷包装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 × 1092 mm 32开 9.625印张

字数 185千字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4-12216-9

定价 38.00元

人生若只如初见

泽尔达和菲茨杰拉德结婚 20 年，其中最后 10 年是分隔两地的，因为泽尔达进了精神病院。这期间他们密集地通信，说说柴米油盐，也说文学创作。偶尔会互相指责，但大部分时间都客客气气的，把强烈的情绪放在得体的礼貌里。

在恋爱的两年里，两个人也密集地通信，跟所有疯狂的爱人一样，说各种胡话，高烧不退，使小性子，闹分手，天崩地裂，魂飞魄散，然后又和好如初，非她不娶，非他不嫁。

这是一本汇集了他俩人生片段的书信集，说是情书，也不全然是甜言蜜语，绕过最初两年甜得发腻的情话，之后的破败、无奈、勇气和执着，才给我们展示了真实的菲茨杰拉德夫妇。

任何一对夫妇的婚姻，如果原封不动地剖开给我们看，都会让人唏嘘，因为我们太习惯简单的真相，习惯文艺化的概括，早就不适应，或者也不愿意承认，这世界上的爱恨总是交加，美丑总是纠缠，玫瑰的四周其实潜伏着计较和背叛。如果说有什么是生命的本质，那么复杂是其中之一。

这没有什么不好，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人生其实都是

主观的。

所以，如果曾经有过真实的爱情，婚姻就是有价值的。

1948年，泽尔达死在精神病院里，之前，她在里面待得不算难受，护士们都很客气，医生也没有把她电得四处乱跑。她一日三餐吃得很饱，然后站在阴沉的大窗户前面画油画，外面刮大风，她就苦着脸给她丈夫写信说：我这里简直就是呼啸山庄。医院偶尔允许她去镇上溜达，于是她看电影，吃午饭，像个淑女一样买花，娇羞无比。

她过得还可以，是因为她丈夫菲茨杰拉德一直给医院寄钱，偶尔欠费，菲茨杰拉德就写好多信给医院，求账。他有时自己写，生病的时候就口授让秘书写。他心细如发，不肯草草，如果一封信口气不佳，他就不要了，团成一团，吩咐秘书小姐扔掉它。

泽尔达到了后期经济很拮据，主要是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卖得太糟糕，《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都大量积压在仓库里，到死也没卖光，他的小说过于文艺，充满文学性，好莱坞让他写“小时代”或者“盗墓笔记”，说这样可以迎合市场，多筹些资本，他气绝，觉得侮辱了文学，饶是那么温和的人，也摔了电话骂了几句娘。

菲茨杰拉德的身体很糟糕，他常年酗酒，肺已经不行了。他中过一次风，眼睛因此失明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胸口疼。纽约的医生建议他至少要卧床三个月，但是菲茨杰拉德要飞回好莱坞挣钱。加州的医生明显草率一些，认为他只需要躺两个星期就好，至于胸口疼——现在来看，明显是心脏病的

症状——医生说没事的，神经紧张而已。

1940年，菲茨杰拉德死于心脏病发作，刚刚44岁。

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身体垮了，精神垮了，经济也垮了，泽尔达这时在精神病院里待得还算舒坦，每回写信都是谈艺术，谈人文，满篇的形容词，高来高去飘在天上。倒是菲茨杰拉德的信简单利落——亲爱的，要省钱！要省钱！

菲茨杰拉德一生优柔，温润如玉，他年少成名，一直混上流社会，但是好日子只过了10年，后来他发现读者不买他的小说，评论家也开始讽刺他江郎才尽，他想用文字打败时间，结果发现时间很硬朗，自己反而熬不过去了。最恐怖的是，泽尔达有点儿不对头，喜怒无常，喝多了酒就在家里瞪着眼睛骂人，最厉害的时候天天披个白袍子号称是上帝的化身，菲茨杰拉德只好把她送到精神病院里去了。

但是菲茨杰拉德从没有想过要放弃泽尔达，在分隔两地的10年里，他们一直通信，以“亲爱的”相称，心情好的时候用“最亲爱的”，吵得再厉害，信结尾的时候一定要说“永远爱你”，虽然这只是一种习惯。

菲茨杰拉德后期主要在好莱坞讨生活，他也有红粉知己，是个八卦专栏的女作家，他们生活在一起，彼此精神上取暖，也互相照顾。但是他依然给精神病院的泽尔达寄钱，即使挣100，也分给她50。一有空就安排女儿去陪她，也带泽尔达去旅行。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赚钱对菲茨杰拉德来说越来越困难，

泽尔达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但是他好像咬着牙也挺过来了，从来不撒手，海明威因此觉得他很没有男子气概，朋友圈把他屏蔽了，还背后说他坏话，他万箭穿心，但也忍了。

他偶尔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曾经写过一封很失态的信，控诉泽尔达她妈是个老巫婆，泽尔达是个臭名昭著的疯子，他痛痛快地写了两页纸，把大姨子们也骂了，这一口气出得好不顺畅，最后气宇轩昂地说：泽尔达，我告诉你，我从来没爱过你！

可是这封信一直没有寄到泽尔达手中，因为第二天早上他情绪过去了，就又重写了一封：亲爱的，放心吧，我身体很好，下个星期就可以起床写稿了，钱的事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代问咱妈好，我爱你。

泽尔达未出阁时性格如火，貌美如花，身边的男孩子穿梭不已，她随便招招手就有人为她赴汤蹈火。况且她出身名门，聪明伶俐，有万人不及的动人之姿，所以年轻的菲茨杰拉德一见倾心，无法自拔。

20世纪70年代，传记作家去采访泽尔达的故乡，蒙哥马利火车站门口坐了些什么无所事事的老头，太阳晒在他们身上，好像给枯萎的树根上了一层包浆。

这些老人都记得泽尔达，一经提起不免激动，他们说：年轻时的泽尔达不晓得有多么迷人，她穿着泳衣坐在男孩子的车上，雪白的大腿跷得那么老高，路上的小伙子都冲她欢呼，她于是站起来，挥舞手臂说：你们好啊，我的小糖豆们！

老人们说：泽尔达就是点石成金的女王。

所以你很难说，泽尔达是否成就了菲茨杰拉德，因为这世上是有一种女人，能让人见天见地见自己，她完全不自知，她只负责美好，美好到一定程度便有了神性，于是，因为有了美人，才有了英雄。

菲茨杰拉德临死还在努力写稿付账单，毫无征兆地，他心脏病发作死掉了。去世之后，泽尔达一直待在精神病院里，1948年，医院发生火灾，她没有逃出来，烧死在里面，终年48岁。

人生本就说不明白，情感更加是一本糊涂账，但是岁月流过，有些人你知道躲不过。纠结一生，彼此蚕食，是棋逢对手，也是互相救赎。

我想，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留恋着对方，也成全了对方。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在此鸣谢，谢谢 Zoe 微雨和 ZS，她们被我逼着每天看 6000 字，替我审了最后一稿。谢谢我的编辑关宁，这是个有侠气的女子，三米之外就能感到她螺旋上升的气场。

因为能力有限，在翻译中一定存在一些失误与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最后祝大家阅读愉快。

第一章 关于爱情 1918~1920	1
第二章 结婚十年 1920~1929	31
第三章 别离 1930~1938	61
I. 第一次别离	64
瑞士普朗然河畔医院， 1930年6月至1931年8月	
II. 第二次别离	114
马里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亨利·菲普斯精神病诊所， 1932年2月至4月	
III. 第三次别离	137
格瑞克疗养院，贝肯，纽约， 1934年3月至5月	
第四章 最后的日子 1939~1940	199

第一章

关于爱情

1918 ~ 1920

只要有你的爱，万事皆有可能，我伫
立于成功的沃土之上，唯一的信念与希望
就是你与我同在。

——司各特致泽尔达，1919. 2. 22



我不要仅仅活着，我要爱，先有
爱，然后活着才有意义。

——泽尔达致司各特，1919. 3

1918年7月，司各特和泽尔达在阿拉巴马州的首府蒙哥马利认识了。

泽尔达要满18岁了，刚刚高中毕业，是镇上最受欢迎的女孩。司各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因为战争的缘故，成为步兵中尉，他在这一年的秋天也要满22岁了。

命运把他送到了泽尔达——这个镇上最漂亮、最自信，追求者无数的姑娘身边。

泽尔达在自传体小说《最后的华尔兹》里记录了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她说司各特穿着私人定制的西装，非常英俊，而且“闻起来充满欢愉的味道”，在他们跳舞的时候，她把头“靠在他的耳朵和笔挺的军装领子之间”。

两个月之后，司各特在他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件事：“7

号，我恋爱了。”

司各特虽然不谙世事，未露锋芒，但是他非常坚定地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要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他的爱人将是“最棒的姑娘”。

泽尔达更年轻，她有三个姐姐，都已经出嫁了，泽尔达小姐希望自己的生活永远都是南方公主式的，天天生活在聚光灯之下。

这时候，战争爆发了，更加滋生了小镇上的浪漫气息，镇上的年轻人把时间排得满满的，人人都急着要去恋爱。

塞尔法官家的门廊在当地非常有名，那里种满了鲜花，也种满了泽尔达的追求者。士兵们为了表达爱意，纷纷把自己的军章送给她，泽尔达不久就攒满了整整一手套盒子的军章。司各特很快也奉上了自己的。

美国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美设立了32个空军训练营，其中泰勒训练营（Taylor Field）就设在蒙哥马利附近。年轻的飞行员们为了讨泽尔达的欢心，冒险驾驶着飞机在她家房子上空做特技表演。面对这样的炫技，司各特的招数是不停地跟泽尔达吹嘘他将来会成为多么著名的作家。

司各特最终没有参战，战争在司各特被准备送往法国的时候结束了。1919年2月，司各特退伍了，他去了纽约，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成为一名作家。他打算在报社工作，结果却成为一个广告公司的低薪职员。

他无与伦比地想念泽尔达，3月24日那天，他给泽尔达寄去了一枚订婚戒指，这枚戒指是他母亲的。泽尔达被深深

打动了。虽然她的来信充满了各种甜言蜜语，但她在蒙哥马利的生活却一如往昔，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飓风一般包围着她，她依然跟男孩子们约会，而且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司各特。

司各特这边的生活却与他设想的格格不入。他讨厌他的工作，讨厌挣这么少的钱，讨厌穿的衣服一点儿也不体面。而且最糟糕的是，他的小说都卖不出去。

多年以后，他在回首往事时写道：“——我极度地心神不宁——每天都在等泽尔达从阿拉巴马的来信，今天会有信吗？信里会说什么？——我的破烂西装，我的穷困潦倒，我的爱——我一败涂地，在广告界我根本就平庸无奇，我甚至没有办法开始我的作家梦想。”

虽然他在23岁的时候名满天下，但是那个时候，他默默无闻，成名遥不可及。

4月中旬，当司各特重新回到蒙哥马利去见泽尔达的时候，他已经落落寡合，毫无信心了。泽尔达一直都在信里给他鼓励，但是她也一样不落地汇报自己的夜夜笙歌。

1919年6月的时候，本来就脆弱的订婚越发摇摇欲坠，这期间泽尔达不小心把给其他追求者的信放在寄给司各特的信封里了，司各特看了以后勃然大怒，警告她再也不要跟这个人联系了。但是当收到泽尔达的解释之后，他又迫不及待地跑到蒙哥马利，乞求她马上嫁给他。泽尔达哭倒在他的怀里，但还是拒绝了他的求婚。

司各特伤心欲绝地回到纽约，心怀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不管是他的小说，还是他的爱人。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一直以来都竭尽全力，但是全都失败了，这是个悲剧，我感觉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除非能够娶她，否则我终身不娶。”

他辞去了工作，三个星期里天天酗酒，最后他回到圣保罗^①他父母那里，开始着手修改1918年被斯克利伯纳出版公司退稿的小说《浪漫的自大狂》。这期间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他和泽尔达之间没有任何通信。

1919年9月的时候，出版公司接受了这本小说，并改名为《人间天堂》出版。司各特马上重新给泽尔达写信，并计划重返蒙哥马利，两个年轻人于是恢复了订婚。他们之间的通信越来越多，司各特去往蒙哥马利的次数也越来越多。1920年的4月，泽尔达和司各特结婚了，距离上次司各特寄订婚戒指给她刚刚一年。

在司各特的想法里，他不可避免地把物质上的胜利与赢得泽尔达这件事联系起来，从此爱与金钱成为他写作的两大主题。

而对泽尔达来说，爱情的魔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虽然两个年轻人在《人间天堂》准备出版之后恢复了订婚，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本书可以大获成功。当他们订婚的事敲定之后，泽尔达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前往纽约跟司各特会合，这种急迫是基于爱情。

^① 圣保罗 (St. Paul)，明尼苏达州的首府。

这一时期的信件除了尽可能呈现他们相爱的真相之外，也让我们看到一个18岁的泽尔达，那么鲁莽、迷人，生活中充满了朋友、派对和恶作剧。

这期间一些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并伴随这两个年轻人一生。嫉妒是其中一项，根据司各特的传记作家亚瑟·梅森的说法，当泽尔达和司各特刚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一次泽尔达把她的另一个追求者拉进灯火通明的电话亭，热烈地亲吻，事后泽尔达说：“司各特来了，我想让他嫉妒。”

等到司各特准备如法炮制，写信告诉泽尔达他发现了一个极其迷人的少女的时候，泽尔达轻描淡写地说你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去追求她吧。于是司各特投降了，反而更加担心泽尔达会为此在蒙哥马利做出出格的事情来。

但是悖论却是，让两个人互相吸引的特质，在日后的生活中也同样会造成很多的矛盾和争吵。嫉妒在恋爱过程中制造了很多情调，但是在婚姻中却是摧毁性的。

另一个问题是酒精。司各特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酒精的依赖，泽尔达也是，但明显比司各特要好一些。

酒精虽然在年轻时不过是生活的调剂品，但是它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让人无法摆脱，终其一生都深受其苦。

除了嫉妒和酒精之外，两个人的性格也有问题，他们都极具个性，具备双重性格，并经常自我抵触。

司各特的双重性格让他成为优秀的作家，但也让他成为20世纪20年代物质成功与道德堕落的象征人物。

泽尔达在自己的小说《最后的华尔兹》里曾经恰如其分

地描述过自己性格中的矛盾之处：“怎么才能同时成为两个人呢？又随心所欲，又无辜可爱。”

虽然这是泽尔达年过三十之后对自己年少岁月的回顾，但是从她 18 岁的信件中，你依然可以看出这个小姑娘在独立与依赖之间的摇摆不定，看到这个年轻的、朝气蓬勃的、任性的姑娘在充满激情地表达自己的爱情宣言时，是多么渴望与自己的爱人尽可能地相知相守。

遗憾的是，这期间司各特的很多信件没有保留下来，这里只列出了一些他的紧急电报（泽尔达把这些电报剪贴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了），这些电报可以表露出一个迫切的、一有时间就前往蒙哥马利的年轻人的心，那么不顾一切，生怕自己不在身边，心爱之人就被抢走了。

司各特在 1920 年 2 月给朋友的信里也提到了她，“朋友们都直言不讳地劝我不要娶泽尔达这样小野猫一样的女生，他们说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接着，司各特在同一封信里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像泽尔达这样个性强烈的姑娘，是不可能不饱受争议的。但是我知道我爱她的勇气，爱她的真诚，爱她如火般的自尊。而这些都是我在这世间最看重的东西，即使整个世界都在疯狂地质疑她，我也珍视她。

当然，真实的原因是，我爱她。这就是事实的全部。

虽然损失了司各特的信件非常可惜，但这会让我们更加关注泽尔达本身。

长久以来泽尔达都是以一个文化标签的面孔出现，扮演